

情书,通常为男女之间表达爱慕之情的信件,从头至尾流淌着甜蜜,字里行间充满着柔情。但凡

事总有特例,不同的人,不同的事,在不同的时间,遇有不同的情况,情书也未必全都充满浪漫。

连队文书姓张,山东东营人。这年春节前,指导员找到已是超期服役的他,颇为关心地说:“马上就要过年了,趁穿着这身军装回去探个亲,下次可能不会再有这‘两个兜的’穿了,有些事当顺其自然;现在不同以往,提干得先进军校,当然特例也是有的,就要看你小子有没有那个运气了,运气好的话当然好,若运气不好……”话还没说完,张文书连忙点头:“我知道,我知道!”指导员一脸疑惑:“你知道个啥?”第二天,张文书带着惆怅和失落踏上探亲的旅途,一路上都在回味着指导员说过的话,觉得自己提干肯定无望,不如趁还穿着这身军装,抓紧把个人问题确定下来,一旦退伍肯定不如现在。到家没几天,他便与公社广播站播音员刘姑娘按家乡风俗订了婚。归队日期到了,张文书有些不舍,刘姑娘劝他按时归队,安心服役,哪怕明天退伍,今天也要站好最后一班岗。一到连队,指导员喜形于色地告诉张文书,探亲前师里已确定他参加教导队培训,三个月后可以提干(那时部队提干制度刚改革,基层干部紧缺,对原先确定的部分干部苗子经短期培训后提干,用来救急)。听罢此言,张文书一脸茫然,指导员探亲前说的那番话,现在回想意思全变了,那是在提醒和暗示自己啊!无奈,张文书喜忧参半地去参加培训了。再说那位刘姑娘,快一个月了还不见心上人的来信,也顾不得少女的羞涩,主动给张文书写了第一封并无深情又不浪漫的“情书”。张文书一见来信,只有草草几句,并无“情”“爱”等字眼出现,也就放心大半。一拖再拖,半月过后,他草草回了一信,只说自己提干无望,身体又有些不适,劝她慎重考虑。三个月培训很快结束,在等待提干命令时,张文书颇有心计地写信告诉刘姑娘,说自己得的是慢性肾炎,不仅提干绝无可能,回家也干不得重活,不想连累她一辈子,云云。见此,刘姑娘信以为真,为表达自己不变的爱情,赶紧请假,当日便乘车坐船,辗转三天,奔波千余公里,赶到了部队。只见张文书在篮球场拼抢得正欢呢,一下子傻了眼。当了解到事情的原委后,她全无半句责怪:“你农村出来的能提个干不容易,算我的命不好,只是说啥也不该瞒我,你真的太小看人了!”说得张文书无地自容,羞愧难当,请求谅解,并主动向刘姑娘示好,又找到指导员如此这般做了自我

那年农电体制改革,招录了不少农村供电所人员和农村电工。大家初始学历普遍较低,全日制大专生及以上学历的员工少得可

怜。因此,学历再教育悄然兴起。起初报名人数甚少,原因在于许多员工只有初中文化程度,不太符合报名条件,而符合报名条件之又犹豫不决,担心成人高考这道门槛,害怕不能考取,反而让别人笑话。更重要的是学历没有与员工工资收入挂钩,不能调动员工参与学历再教育的积极性。公司再三动员,未见效果。我想参加学历再教育,可上司私下对我说,“你现在已经招用了,学历不见得有那么重要……”我心里清楚,那时候单位很需要我做事,如果参加函授班面授,没有合适的人员接替我,不利于开展工作,自然而然地不会批准我报名。过了一周,他又找到我,一反常态地说,“说不准以后的学历能派上用场,我不能耽误你的前程,遭你抱怨一辈子。我们同意你参加学历再教育,给你这个机会,可千万别错过哦。”我明白了,因为报名人数太少,他又把我当成递补对象,让我来凑数。

既然给我机会,当然不会错过。我当天下午就到书店买来相关复习资料,同时给自己定了学习计划,开始复习高中语文、数学和英语,迎接成人高考。事实上,好多课程并没有按照计划去学习,临近考试前两周,才急急忙忙翻翻书。我能录取得益于数学这门功课的基本功扎实,满分150分的试卷考了115分,这显然不是高分,对于那时离开学校十六年之久的我却十分满意。由此

情书未必都浪漫

□ 黄安良

同是在这个连队,还有一位姓顾的副班长,河南安阳人。他大字不识一个,谈了个对象(后来成为老婆)也是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。那时甬说手机、微信了,就连打个电话也要去几公里外集镇上的邮电所,等上一两个小时也未必能通上话,他们间的交流只得凭借书信(双方都是请人代写,代读),加之他俩又都是农村生、农村长的,谁也不知浪漫为何物,浪漫情书当然无从谈起。这话还得从头说起,那是顾班副探亲归队的当天,军裤口袋里装着两包牡丹牌香烟,喜滋滋地告诉自己班的董班长,这次探亲收获最大的就是找了个对象,“脸白眼大腿又长,一笑俩酒窝,长得可俊了。只可惜没上过学,但话说回来,要是上过学肯定看不上我。我现在做梦都想娶她做媳妇,真的是想死个人啊!”请求班长帮他给对象写封信。董班长存心拿他开涮:“情书啊?我又没有谈过对象,你说说到底该怎么写?”顾班副随口说道:“就按我刚才说的写上几句就中。”董班长提起笔来,抽着牡丹烟,眯着一双捉弄人的小眼睛,不一会整整两页纸的“情书”便完成了,接着又声情并茂地朗读开了,全班战友一起轰笑着围了过来,把顾班副弄了个大红脸。他忙摆手:“这不行不行,真的不行!太难为情、太丢人了,俺对象也不认识字,信还得请人读,这情啊爱的,还不羞死个人?不知道内情的还以为俺是个流氓啦!”董班长笑着说:“你不是让我按你说的写吗,咋就不行了呢?”顾班副知道班长拿他开心,便双手抱拳道:“心里是这样想的,可信上不能这样写。我三班副班副,管的是生产内务,写写这些就行,至多再加点投弹射击的内容,最后问个好那就完事了。”信发出不久,顾班副对象的回信也到连队了,都是些从田头到猪圈的家务事,从头至尾全无半点热恋中男女应当说的悄悄话,与一般家书并无二样。这年春节刚过,顾班副的对象来连队完婚,蜜月刚度完便匆匆赶回老家忙备耕春种去了。这天顾班副拿着老婆的来信,乐颠颠地对董班长说:“俺老婆有喜了!”“你小子怕是想儿子想疯了不成,这信还没拆你怎么知道?”“老婆离队时就说了,如果怀上了就在信封背面右上角画个‘○’,你看这‘○’画得又圆又好,多显眼啊,错不了!”

这两个故事昭示现在的人们:真正的浪漫并非全都写在情书上,而更应该书写在心底里,徜徉在恩爱中,“与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一起慢慢变老”,这比起情书来又该是何等的浪漫!

农电一期生

□ 韦志宝

我有幸成为南京工程学院继续教育学院的扬州函授站学员。因为是扬州农电系统有史以来第一次办班,我们这届学员被称之为“农电一期生”。作为“凑数”的农电一期生,我暗自决心要比其他学员更加珍惜这次学历再教育机会。除了上课认真听讲外,还做好笔记。夜晚,趁同宿舍的学员熟睡时,便轻轻拿出笔记本琢磨琢磨。遇到难以理解的问题,便画上圈或者打个问号,第二天向“学霸”请教。学霸戴副深度眼镜,大家喜欢叫他的小名——山子。山子总让人捉摸不透,不过他善于帮助别人还是值得肯定的。山子不是对所有题目都能融会贯通,有时指导我们会有偏差,连他自己也解释不清楚,我常说他“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”,也不知道山子生气不生气。通过三年函授,高邮的十名学员考试、考核全部合格,我这个“凑数”的学员自然没有落伍。

毕业后的农电一期生充分展示了他们的才华,在十多年的时间内创造了多个第一,先后诞生了第一位农电工高级技师,出现了第一位女所长;打造了第一家五星级乡镇供电所,锤炼出第一家“创新团队”。由农电一期生担任乡镇供电所所长比例最高,而且由他们牵头负责创建的星级乡镇供电所等级最高、建设的全能型乡镇供电所质量最高。我能跻身于农电一期生行列深感自豪,不由得感谢那位批准我报名参加学历再教育的上司,如果不是他及时改变主意,我便永远失去这份荣耀。

秋来,夏去。

一陌红尘渲染着浓浓的秋色,一季秋深流年着苍白的时光。习惯了独自一人在阳台的小茶桌倚窗而坐,煮一壶茶,焚一炷香,在氤氲的茶香里,缠绕的香雾中,感受这一份清幽与闲愁。俯首窗外,楼下的小区园林草木已是秋韵染霜,斑斓一片,在萧瑟的秋风中摇曳,落尽繁华,无梦无痕。我莫名感慨,不知何由,空荡荡的心中,想起某些人,一些事,和携手走过的日子。

人生若只如初见,何事秋风悲画扇?我是很喜欢,也很欣赏纳兰性德的这首词的。人在旅途,天涯路长,在不同的生命轨迹上,在不同经历的灵魂深处,会遇见很多的人,遇到许多的事,有我想要靠近的人,也有想要靠近我的人。滚滚红尘,相遇、相识、相知。有些人匆匆过客,短暂停留,就此别过,消散在岁月的长河里无影无踪,而有些人,在十字路口与你告别,却在下一个十字路口转身再度与你相见,从此山迢水阔,路是一程,人也一程。

与沈君,曾是推心置腹的知己,情如手足。我从部队转业地方工作后,逐渐少有联系,淡出视线。昨天周末,朋友邀小聚,没有想到沈君也至。过去很熟悉的朋友,无话不谈,今天近坐对面,却无话可谈,如此遥远,如此陌生。没有相隔唐宋的风雨,没有插播时空的错觉,但这份隔阂和失望、隔膜和失意,让人相对无言,酸楚灰心。那个一起分享心事的朋友,在匆匆的岁月里走散;浓郁的感情,在时光的浸染下慢慢变淡。曲终,人散,酒冷,茶凉,落寞的心中留下的就是那人生若只如初见的叹息了。

高邮记(组诗)

□ 金侗

俯下身子
我还是听到了浪声
有赞美,有诅咒,也有沉默
还有对岸犹唱后庭花
文游台
不论来过多少回
每一次对我来说都是新的

高耸的古木静穆无声
空透的山石栖息着斑鸠

早黄的树叶不经意飘下
秋天好像就在这个午后抵达

寒鸦万点,滚滚红尘
流水孤村两样世界

文游台之所以高高在上
就因为太虚君立于顶头
汪曾祺纪念馆

宏大的建筑里
我只是个身影
众多身影中
我只是一名拥趸
无数拥趸里
我就是一只菜鸟

最后一交药水

□ 陈祥

也向亲口要吃的田地打药水
你不打 草飞长 稻不长

赶在抽穗之前
自己将要收获的
农人打最后一遍药水

将要给城市的丰收

药水必须一遍一遍 认真打
直到硕果累累
直到土壤尝尽各种药水

而今我向外客夸耀
高邮的某某鱼
犹感底气不足
惟用我的真诚
干杯

难道真是最后一交药水

家乡的炊烟

□ 谈健

寒意驱散。再张大嘴巴,猛咬一口,那滋味难以形容,只感觉自己可以凭此去对抗一整个冬天的冷了。这就是炊烟的味道,很好吃,而且能敌着冬日的寒。长大后,吃过很多种红薯,只是再也没有炊烟的味道。

老家是一个江南小村庄,水网密布,丘陵纵横,还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——白塔。这个名字的由来,听老一辈的人讲还有一个美丽的故事,这个美丽的故事和炊烟有关。相传,很久以前,河妖肆虐村庄,百姓苦不堪言。有一天,一个云游道士路过村庄,乡亲们哀求道士降妖伏魔,拯救一方。道士苦于自己道行有限,不是河妖的对手,只能告诉百姓,去拜函山土地庙的土地爷,求他大发慈悲。于是,大家带上最好的祭祀食物跪拜土地爷,求得一法。那日中午,河妖再次上岸祸害村庄。家家户户依法用秸秆烧火,炊烟袅袅上升,在空中凝聚成塔状,放出金光,收服了河妖。从此,村庄改名为白塔。神话的真实性自然不可考,但是听着老一辈们一代又一代地讲着这个故事,心中总会村庄、对炊烟生起敬畏。

炊烟现在已经越来越不可见了,但是每次回家,走到村口,我还是会下意识地点头看,深呼吸。空气中炊烟的味道一直都在,就像儿时的番薯味道,萦绕心头,不曾散去。